



Kuaile
Huisuo

快乐会所

【继《快乐诊所》之后推出的
又一部讽喻体长篇小说】

舒汉锋 著

如果你喜欢《堂·吉珂德》如果你喜读《莫里哀喜剧》
那你也一定会喜爱这部东方奇异风格的《快乐会所》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快乐会所

【继《快乐诊所》之后推出的
又一部讽喻体长篇小说】

舒汉锋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快乐会所 / 舒汉锋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9.10

ISBN 978-7-5059-6488-4

I. 快… II. 舒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72261号

书 名	快乐会所
作 者	舒汉锋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宁 洪
责任校对	潘传兵
责任印制	陈 晨 宁 洪
印 刷	北京佳艺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14
版 次	200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6488-4
定 价	28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目 录

上 部

- 第一章 乔迁风波 / 2
- 第二章 各显神通 / 12
- 第三章 会所故事之一——“龙头红白旗”的来历 / 31
- 第四章 会所故事之二——公交改革解难题 / 48
- 第五章 会所故事之三——配制“节能”新妙方 / 68
- 第六章 “精神病患者”的苦恼 / 87
- 第七章 合作创办“珠柳医院” / 105
- 第八章 看病也要看“主流” / 121
- 第九章 巧盖印章财源滚滚 / 140
- 第十章 补气妙方成效非凡 / 152
- 第十一章 为游泳队寻到夺冠绝招 / 172
- 第十二章 “人体喷气发动机” / 190
- 第十三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 / 209

下 部

第十四章	“国宝”从天而降	/ 228
第十五章	一丝不苟的鉴定大师	/ 243
第十六章	“元青花”拍出天价	/ 263
第十七章	喝酒，闻所未闻的道理	/ 279
第十八章	“干部下矿”出奇招	/ 293
第十九章	干校学习的第一课	/ 305
第二十章	做官有快乐也有难处	/ 327
第二十一章	考察途中“河猿跳龙门”	/ 350
第二十二章	小城奇遇	/ 363
第二十三章	举报“恶搞”遭围追	/ 377
第二十四章	“金斑蜚奖”评选盛况空前	/ 395
第二十五章	荒唐官司亦快乐	/ 411

后记 / 424

附录：文学名家和学者评介长篇小说《快乐诊所》 / 436

随书附赠：永远精神快乐公司咨询辅导特惠券 / 439

上部

Kuai Le Hui Suo

如今这个年头，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：要发财，靠动迁。但是我始终没有搞清楚，发财的到底是被动迁的人，还是搞动迁的人？



第一章 乔迁风波

如今这个年头，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：要发财，靠动迁。但是我始终没有搞清楚，发财的到底是被动迁的人，还是搞动迁的人？

不管搞清还是没搞清，永远精神快乐公司所借的房子，也就是位于 F 市天堂街笑神巷 007 号的那幢老房子，当然，还有附近的一大片居民区，终于都要拆迁了。

说到这里，可能有的读者朋友会问：这永远精神快乐公司是个什么公司？这天堂街笑神巷 007 号又是个什么地方？没有看过上一本《快乐诊所》的新朋友，刚打开这本《快乐会所》，一时难免会有些不明就里。不过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因为我对朋友，向来不分新老，都是一视同仁的。更不用说，年轻的新朋友们还是我们快乐公司未来发展的依靠力量，自然还是今后传播《快乐诊所》和《快乐会所》的希望所在。为此，虽然看过《快乐诊所》的老朋友当然都已经知道了来龙去脉，我呢，还是有必要在此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。

在下本名肖史仁，原来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税务局小科员。因为经不住市场经济大潮中“向钱看”观念的冲击，也滋生了发财梦想。

在这里，我还不得不附带说一句。有不少朋友看过《快乐诊所》后，都以为我的大名肖史仁，就是取“笑死人”的谐音。并且由此进一步推论，在下天生就有“笑死人”的性格。这实在是一个误会。在我们 F 市当地的话里面——不像在官话里——“肖史

仁”的发音，跟“笑死人”有着很大的区别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。至于有朋友说本人天生就有“笑死人”的性格，倒还是可以商榷的。不过即便是现在有一点，当初刚生下来，爹妈给我起名字的时候，眼睛都没睁开，又怎么会看出我以后的性格呢？

虽然我跟大家一样，也做起了发财梦。但本人命中注定，却是一个“升官无道、改行无路、出国无门”的“三无人士”。要想发财，只能另辟蹊径独自创业。

根据东方人的体内容易充盈火气，进而危及社会秩序的情况，我决定引进龟田八两先生的现代管理意识，创办一个既可能给自己带来经济上利益，又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效益的“永远精神快乐公司”。用物理的、化学的、心理的、生理的多种方法，让人们把由于各种原因而集聚在体内的火气，消除在公司内而不至于危及社会安定安全。通俗地讲，“永远精神快乐公司”就是供人们发泄的有效的出气筒。

经过一番周折，被周围居民俗称为“快乐诊所”的“永远精神快乐公司”，终于在F市天堂街笑神巷007号开业了。中间既有成功的喜悦，也难免会有失败的痛苦。虽说几起几落，经历了不少艰难困苦，甚至是离奇曲折的冒险经历。但是，由于我的苦苦支撑，再加上各路朋友的慷慨相助，永远精神快乐公司的牌子，也终于能够撑到今天。若想详细了解快乐公司创业过程中的各种趣事，只能有劳各位新朋友去翻阅前一本书《快乐诊所》了。好在《快乐诊所》和《快乐会所》这两本书，所反映的社会众生相，都是章回结构的。至于先看哪一章后看哪一章，就算是少看一两章，也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只能就此打住，下面言归正传。还请各位新朋友多多谅解。

根据F市领导制定的跨世纪的发展战略规划，F市要建设成为与世界经济充分接轨的区域性现代化大都市。近些年不知怎的，

从孩子上学，到择业上岗，到评定职称，还有干部晋升等等，都流行着这样一句话：千万不能输在起跑线上！F市想要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起到龙头作用，想要成为世界经济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，当然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，那就得在与邻近的省区的竞争中，抢先一步建设成为区域性现代化大都市。

其实，这条天堂街笑神巷要拆迁的风声，时断时续地已经刮了有些年头了。犹如春江水暖鸭先知，附近居民中有不少头脑灵活的，早就暗地里闻风而动，不声不响地使出了各种招数。

像住在巷口靠倒卖汽油票和外烟发家的阿三夫妇俩，早些年，为了克扣老爹老妈一点点可怜的伙食费，把两位弯腰驼背的老人撵出了家门。不知道撵到哪里去，反正再也没有人看到过他们。如今传闻房子要拆迁了，听说要按人头计算新分配的住房面积。于是一夜之间，就像变魔术似的，不知道从哪里又把两位老人接回来住——当然，甭管怎么口吐莲花似的说要如何如何孝敬老人，其实最要紧的是到派出所报上户口。

还有像住在巷底的大阿福夫妇俩，虽说靠最低生活保障金勉强度日，过得很艰难，两口子向来都是和和气气的，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红过脸斗过嘴。也就是在听到要拆迁的风声后，不知怎的大阿福夫妇俩就隔三差五地开始吵架了。随着吵架的升级，终于闹到了大打出手的程度，还上了好几回派出所。据说怎么劝解也没有用，俩人之间的感情已经彻底破裂，最后不得不办了离婚手续——听说动迁条例有规定，凡是办了离婚手续的，就可以照两户来分配住房了。

不过风声毕竟还是风声，就这样传了一阵，没声了；又传了一阵，又没声了……巷口阿三夫妇把老爹老妈接回来住，原本就是拿来凑个人头数的，哪里真的会有好菜好饭来供奉？两位老人每天看他们的脸色不说，还时不时地听些冷言冷语，哪里扛得住？

才过了不到半年时间，可怜的老爹老妈就先后撒手西去了。正是人算不如天算，气得阿三夫妇俩到处诉苦：别人家都说，家有一老赛金宝。可咱们家倒好，让人白吃了那些饭不说，还得贴上两个老人的丧葬费用。这亏可真是吃大了。

老实巴交的大阿福夫妇俩，大概也没有料想到等拆迁要等这么长的时间。虽说已经领了离婚证书，似乎也扛不住寂寞的煎熬。开始是偷偷摸摸地，进而是半遮半盖地，最后是明目张胆地又同居在一起了。

更有不少居民实在耐不住了，就三天两头地往街道和区政府跑。虽说打听到的消息都是“快了，快了”，不过总是只闻楼梯响，不见人下来。

这回传来的可不仅仅是风声，人也下来了。比动迁组的人来得更早的，是张贴在笑神巷口的那张盖着大红印章的《动迁公告》——

根据F市的跨世纪的发展战略规划，为了早日把F市建设成为与世界经济充分接轨的区域性现代化大都市，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，并且报请国土局和规划局核准，决定对本区域内的房屋和各类地面建筑实施拆迁……

本次拆迁工程，实行阳光拆迁。本着兼顾国家、集体、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，F市市委和市政府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和规定都是公开透明的，全部张榜公布。经过严格培训和持证上岗的动迁组工作人员，将为每家每户送上印好的动迁条款和各项实施细则，同时实地查看和核实各家的住房面积和房屋结构情况……

本次拆迁工程，实行利民拆迁。本着“让利于民和不让群众吃亏”的一贯出发点，明确制定了“拆迁与安居相结合，动

迁与解困相结合，搬迁与改善相结合”的三结合方针。对于在安置过程中按照政策“推一推就过去，拉一拉就过来”的特殊群体，动迁组将会参照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具体办法执行……

本次拆迁工程，实行法制拆迁。除了经有关领导特批的情况外，已经制定和公布的各项动迁条款和各项实施细则，一律不得擅自改变，在原则问题上绝没有调和的余地。对于目无法纪、无理取闹、漫天要价的捣乱分子，我们将在市委和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有公安和武警做后盾，决不姑息养奸。坚决做到：不让一户老实人吃亏，也决不让一户坏人占到便宜……

最让人感动的无疑是《动迁公告》的最后一段话——

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舍小家而为大家，这是我们民族五千年来的优良传统。忆往昔，黎民百姓聚沙成塔修成万里长城青史留名；看今朝，男女老少添砖加瓦建起东方都市举世无双。城市建设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为了F市的长远发展和美好明天，我们更要向革命老前辈学习，不要计较一房一地的得失，要舍得打破坛坛罐罐。因为广大居民的长远利益和F市的长远发展是完全一致的……

毫无疑问，拆迁是F市眼下最重要的头等大事。F市的事也就是国家的事，国家的事就是天大的事，社会各界都在纷纷让路，咱们平头百姓当然更要全力支持，决不能做挡路石。

然而，大话要说，老百姓动迁后的日子也要有钱才行；口号要喊，快乐公司动迁中的经营效益也不能不考虑。一个最现实的问题，就是快乐公司所借的房子按照哪条标准支付拆迁的补偿金？

其实也用不着我多操心，没过几天，动迁组的工作人员就找上

门来了。

找上门来的是一对男女搭档。那男的大约三十五六岁，跟我脑中预想的相比，他的模样还算勉强及格。因为听不少经历过动迁的人说起过，动迁工作组的人员大多是难伺候的刺头，都是被原先各个单位的领导，趁着组建动迁工作组的机会撵了出来。大概是心眼都有些刁钻的缘故，据说他们的模样也都长得不怎么样。不是尖嘴猴腮，就是比例失调，或是布局不当——干脆就这么说吧，只要有导演往他们的脑袋上扣顶歪帽子，那模样立马就是老电影里拍的鬼头鬼脑的特务或者厚颜无耻的汉奸。只是那女的长得还算秀气，一派大姑娘模样，似乎还有些腼腆。我猜想大概是职校，或者最多也就是大专刚离校不久的毕业生。俩人胸前都挂着动迁工作人员身份的牌子。

模样勉强及格的男人看来很会套近乎。他一进门，就主动伸出手与我握手，还十分热情地说：“肖经理你好，久闻大名，久仰，久仰！这一次我们地段的动迁工作，还望你们快乐公司大力支持啦！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！”我当然也得热情地应对他。“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，还望你们多多关照啦！请问贵姓？”

模样还算过得去的男人用手指了指他胸前的标牌，“免贵姓蔡，我是这个地块动迁小组的组长。她是我的同事，姓陆。”

“啊，原来是蔡组长，幸会幸会，这次动迁就真的要请你多多关照啰。”不知怎么的，我总感到这位蔡组长似乎有些脸熟。出于礼貌，我也主动地跟一旁的陆小姐握了握手。

交换了名片，又沏上了茶水，寒暄了一阵之后，总要进入主题的。所谓主题，当然也就是快乐公司所借的房子，到底应该按照哪条标准支付拆迁补偿金的问题。

蔡组长喉咙里哼了两下，就像是新式手机的彩铃提示音，不紧

不慢地开了腔：“肖经理，由于你们永远精神快乐公司是我们 F 市民办企业中的明星，所以上级领导特别地重视，再三要求由我组长直接来处理你们公司的动迁问题……”

“多谢，多谢，那实在是劳蔡组长了！”我赶紧插上一句话。

“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完全是应该的。嗯，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。你们永远精神快乐公司所借的这套房子的补偿金标准，根据规定，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。一是房屋本身的结构和等级，二是房屋所处地段的土地的级差。房屋本身的结构嘛，虽说也算是正宗的砖木结构的本地老房子，但毕竟年代久了，老化破落得很厉害，如今也只能归在简易房屋一类。”

“简易房屋？”这样正宗的两层楼双开间砖木结构的本地老房子，居然算作是简易房屋？我不免有些纳闷，“那岂不是跟棚户区差不多吗？”

“哪里的话，那还是要差两个档次的。简易房屋的下面是临时建筑，临时建筑的再下面才是棚户区。”

我一时也弄不明白，反正后面有的是讨价还价的时候，就耐着性子先听他把话说完吧。

“至于房屋所处地段的土地级差嘛，”蔡组长拖长了语气，又停顿了一下，像是认真思考斟酌用词的样子，“这个地段的土地，原来也没有定过什么级别。这一次要搞动迁了，根据上级领导的要求，考虑到照顾群众的利益，暂时就先定为丙等三级。”

“这样呢，”蔡组长又拖长了语气，又停顿了一下，慢条斯理地说开了，“我们初步估算了一下，定了丙等三级的级差标准后，平均每平方米的建筑面积，大概就可以多拿到两三百元。平均每户居民，大概就可以多拿五千到六千元左右。这还是市里有关领导特批的啰。”

丙等三级的级差标准？这个说法，我似乎从前在哪里听到过。

又看着蔡组长这张似乎在哪里见到过的面孔，记忆之门突然一下子就打开了。没错！我想起来了，那一次土地局派员来处罚快乐公司所谓漏交土地税问题的时候，那几个人里面，就一定有现在的蔡组长。怪不得他一进门我就觉得脸熟。

当然喽，既然他没有提起，我也就没有必要说穿了。只不过现在我倒可以好好地利用利用他们当初唬人的话。

我也就模仿蔡组长的风格，干咳了两下喉咙后接着说：“蔡组长，关于土地级差的问题，好像从前是确定过标准的。记得那一次土地局上门来查我们的漏交土地税问题时，”我也来了个停顿，用眼睛盯了蔡组长一下，又干咳了两下喉咙，“说是本来应该调整到甲等一级的。只因为对面拐角有一个小便池，土地的等级上不去，所以当时定下来分两步走。先让我们快乐公司按照乙等三级的标准补交税款。等到以后小便池拆了，再调整到甲等一级的标准增收税款。”我又盯了蔡组长一下，“蔡组长，当时土地局是不是这么说的呀？”

蔡组长环顾左右而观他，不置可否。

“等到我们快乐公司又重新营业的时候，对面的小便池早就拆了。所以呢，按照土地局当时的说法，我们快乐公司的土地级差，就应该是甲等一级的。现在说成是丙等三级的，这个差距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吧？”

蔡组长到底是个中老手，开始装糊涂了，打起了哈哈：“当时你们公司的情况，我实在也不是太清楚。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再核实核实嘛。历史问题嘛，宜粗不宜细。具体问题我们可以再商量嘛！”

坐在旁边的陆小姐，脸好像微微涨红了，光看着手上的本子，始终没有吭声。

话说到这个分上，也就差不多了。我跟动迁组交手的第一个回

合，到此也就鸣金收兵了。

等到他们刚走开，阿黄——我这个快乐公司总经理的助理——就闯了进来。阿黄的身世，我在上一本书《快乐诊所》里面已经交代过。他原本是来自邻省边远山区的青年，在饥饿和性欲的双重逼迫下，到F市来打工经商寻找生路。因择偶被人称三好婆的媒婆和一伙婚托所骗。人财两空不说，还被捆绑洗劫挨了一顿揍。被人救起后，阿黄到快乐诊所来诉苦。我用一只“严记”酱猪头替代三好婆，让阿黄用三角钢锉捅劈一番后，火气全消，让他又成了一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的打工阶级接班人。

阿黄的康复，是我们当时成立不久的永远精神快乐公司（俗称快乐诊所）第一个成功的案例。通过帮阿黄排忧解难，公司不仅收到了第一笔咨询费，更出乎意料的是，还收到了阿黄老家卫生局局长派专人送来的书有“精神乐园、人间天堂”的锦旗及感谢信。F市卫生局闻讯也送来了和工商局、公安局联合落款的“救死扶伤定点单位”的铭牌。为我在F市的创业成功，打开了局面。

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当快乐公司因为遭人眼红而被迫停业，我又因飞机迷航无奈流落到误时国的三年期间，全靠知恩图报的阿黄义务帮忙看守门店。当时天堂街笑神巷007号门庭冷落一片衰败。阿黄虽说自己还是光棍，却用打工挣的血汗钱支付007号门店的各项租金和杂费。

托老天护佑，我大难不死回到了F市。如此侠义之士焉可复得！从此，我就聘任阿黄当我的助理，视之为兄弟，并且设法帮阿黄娶上了媳妇。

“肖大哥，”阿黄一直就是这么称呼我的，“什么甲等乙等，为什么要克扣我们的土地费？我看这两个人路子不对，尤其是那个男的，明摆着假仁假义一个笑面虎的模样。”

我想起阿黄不清楚这段经历，于是就说：“当时各路人马到

我们快乐公司来检查，土地局也在其中，硬是罚收了我们不少钱。其实我刚才已经认出来了，那位蔡组长蔡兄，当时也在其中。嘿，过去的事情就不多提了。反正这一回我们绝不当软柿子了！”

看来这个时期中，在天堂街笑神巷，不当软柿子的也不止我一个人。反正在天堂街街口的动迁办公室，每天都上演着各式各样的热闹场面。大呼小叫，吵闹啼哭，装疯卖傻，生拉硬拽，乃至拳打脚踢……什么样的都有。

那位蔡组长后来又来过几回快乐公司。反正客套话是越来越少，双方的焦点也越来越明确。蔡组长始终坚持他们那边提出的所谓“丙等三级的级差标准”；而我呢，坚持要按“甲等一级的级差标准”。两相比较，动迁费的补贴要相差十来万元。这实在不是一笔小数，怎能不据理力争！虽然说每次都是无果而终，倒也没有闹到不欢而散的地步。

反正为了多拿或者是少给几张印有伟人头像的通神宝钞，动迁户和动迁组之间正进行着一场意志的角力和金钱的拉锯战——用经典的说法，便是打持久战。

在玩世不恭和随遇而安的思潮成为社会主流的今天，确实已经很少能够看到，人们在某一个问题上，还具有如此坚定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。这不免让人感到，在抗战期间所倡导的打持久战的战略战术，它的生命力在人民群众中间居然能够一直延续至今。

第二章 各显神通

天堂街笑神巷的动迁户们，在自己的根据地对动迁组所进行的各种游击战，已经全面地展开了。

有关动迁户进行各种游击战的信息，最早是阿黄传递给我的。阿黄虽说是个山里人，却很明白自己的身份，也很懂得做事的分寸。自从他担当了我的总经理助理以后，每当我跟外来的人交涉公司的事务时，他从不随便插嘴。看着那位蔡组长在没完没了地跟我扯皮，终于有一天，他感到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对我说：“肖大哥，跟这种老油子，你光讲道理有什么用？听说巷子里面的阿七头一家，跟他们吵了多少次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上个礼拜兄弟三人带了棍子冲到他们动迁组大闹一场，还砸了他们的两块玻璃窗。这下倒好了，动迁组立马给他们增加了八个平方的面积，还多给了五千元的补助费。你说动迁组邪门不邪门？照我说，动迁组的那些个老油子就是欠揍！”

我对阿黄摇摇头，虽然我也知道他说的并非全无道理：“使不得耶阿黄，使不得耶阿黄！这可是万万使不得的！国有国法，咱们可不能那样干，还是要摆事实讲道理呀。”

“肖大哥虽然经商多年，其实还是知识分子的小家子气。”阿黄又无奈地对我叹了一口气，“我就再说个例子给你听听。巷子里面的王家小阿婆，你认识的。讲起来叫小阿婆，其实她也已是七十多岁了，孤老太一个人，全靠她领的一个养女照顾生活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动迁组就是不肯算她养女的户头，只能给她一个单